

非一般接觸

雲彩 著

人生遇到嚴峻考驗，應該如何面對？
命運是否無法抗拒？憑着奮鬥能否找到出路？
本書給你非一般的閱讀體驗。



……你與我，其實都
需要真正去面對自己……

香港作家
Adelaide
誠意
推薦

非一般
接觸

雲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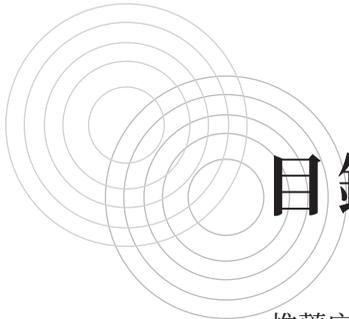
獻給

父親 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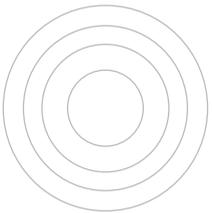
及

朱民蔚先生

高小燕女士



目錄



推薦序	5
第一章	6
第二章	12
第三章	58
第四章	94
第五章	132
第六章	154
第七章	178
第八章	194
第九章	210
第十章	254
第十一章	274
第十二章	298
第十三章	320

推薦序

本以為小說是敘述生活和商業故事，
但原来越讀，越有情節；
越讀，越有味道；
越讀，越感內容緊張刺激；
越讀，越見主角的掙扎；
越讀，越發現當中人性的軟弱與不堪……

你與我，其實都需要真正去面對自己。

小說用上現實、虛幻與心理獨白等方式，去描繪人性中的幽暗，
情節吸引，充滿緊張與懸疑，
最後結局特別發人深省，讓人一再回味。

我誠意推薦雲彩新作《非一般接觸》。

Adelaide
香港作家

第一章

我常到一家健身會附設的泳池游泳，因而常會遇到一些往那裏健身或游泳的常客。

E先生是其中一個泳客，我常會聽到他不知是慨嘆還是抱怨：「我每天來這兒游泳，消磨了一個早上，吃過午飯後有時睏了便睡個午覺，到醒來不久又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每天就是如此渾渾噩噩地過去了，心裏總是覺得這樣的生活很沒意義。」

有一次，我聽到他說：「昨天下午，一個友人致電約我去逛美食節，我們便同行。真是大失所望，所謂美食節裏只有十來個攤位，賣的食物盡是些平庸不過的東西，完全無意慾購買，空手而回，我在逛時因肚子餓了，老不情願地買了兩個不好吃的麵包來充飢，白花了時間還要吃得差勁，真是一肚子氣。」

又有一次，他說：「昨天下午，我與老妻呆在家裏沒甚麼好做，便去吃中式點心下午茶，兩個人吃頓下午茶便花了百多塊錢，真的很貴，但不去又好像沒啥好做，唉！」

我與E先生不太熟落，但見到面時總會大家點頭問候。說句「早晨，你好！」之類。有一次我試探式問他：「E先生，除了來這兒游泳，你平日有些甚麼嗜好或是消遣？」

他帶點尷尬地笑笑，說：「我以往一直是白天只忙著幹活養家，每天下班回家後累得像個死人，吃過晚飯，看看電視肥皂劇就是一天，到了現在不用上班，除了游泳，不外是飲飲食食，不然是到內地找人做做按摩，說來真是好像沒甚麼好做，沒甚麼生活情趣。」

我閒來喜歡聽聽流行音樂，也聽點古典樂、爵士樂，便問他：「閒來會否聽聽歌輕鬆一下？」他答道：「流行曲我只懂以前電視劇主題曲，如《小李飛刀》、《上海灘》之類，現今的粵語流行曲，我不知他們在唱甚麼，英文歌我更加不懂。」我本來打算介紹他聽聽 Bee Gees、Beatles、Carpenters 等組合的歌曲，因為比較容易接受和欣賞，但聽到他這樣答，我打消了念頭。

Bruno 不游泳，每次在泳池見到他，他總是站在池水裏辛勤地做各種動作鍛鍊肌肉，也會借助浮板之類輔助，做一些特別動作。我每次泳後洗澡時，偶會聽到一些啪啪的響聲，我便知道 Bruno 在拍打他的浮板去除水份，然後他會拿大量健身會供應的抹身紙張，不住的拍呀吸呀，務求令浮板回復乾燥，這個拍乾吸乾的過程，每次持續十五至二十分鐘，不知就裏的人如果只望見他辛勤作工時的面孔，準以為是石匠、木匠在專注地造重要作品。其實，健身會泳池旁是有浮板、

水泡、蛙鞋等泳具供泳客取用的。只要泳客自律用完放回原位即可。我不明白 Bruno 為甚麼用大概半至一小時在水中運動後，要花二十分鐘使勁地弄乾浮板帶走，每天就是這樣周而復始。我只覺得他做運動的確勤奮，但每次如此費時費勁，令浮板變乾實在徒費氣力，浪費時間，所以我心裏叫他笨驢，而我又覺得這樣在心裏叫他不大好，便取音調稱他 Bruno。

Bruno 是個自覺精明的人，常聽到他以專家分享心得的語氣告訴旁人：「× 記燒味店的燒味雙拼飯，比其他店便宜三至五塊錢，但份量及味道都不比別人差，所以，我吃燒味飯一定光顧 × 記的。如果有時下午肚子不太餓，你可以待到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到強記餐廳，他們由那時段起供應下午茶餐，裏面包括有沙嗲牛肉通心粉或米粉，另加雞蛋火腿三文治，附送咖啡或茶，能吃得飽飽的才只需三十三塊錢，實在划算得很。呀，留意今天下午五時免費電視三十九台播板球賽，我會收看。到今晚八時半，免費電視體育台播本地足球賽事，剛好吃過晚飯後收看。哈，今天真是節目豐富。」看他說話時的神態，他是很高興的。

比對下，Bruno 過的日子是比 E 先生過得愉快的，我意思是就自我感覺而言。至少，我相信 Bruno 是自覺生活過得蠻不錯的。

我直覺地認為，Bruno 自覺生活愉快主要因為他是隻井底之蛙，於是他會為找到店子吃午飯便宜三至五塊錢而感到高興，覺得自己精明。又會因找到免費體育節目看而高興。我實在疑惑：一個人活了半輩子就是為了懂得如何省三至五塊錢吃午飯而高興？我也懷疑究竟 Bruno 懂不懂甚麼是板球賽，據我所知，板球比賽是要打三天才分出勝負的，而本地的足球水平並不太高，看與不看並無差別，不看並無損失。

Bruno 實在稱不上喜歡欣賞體育賽事，首先我會質疑他是否真正懂得欣賞，我覺得，正確點說，他是因為找到免費體育賽事看而高興。覺得自己沒有虛度光陰。

而 E 先生，雖然會不時因生活過得渾噩卻又找不到出路而懊惱，但至少他有那份自省和自知的心，雖然一直找不到答案。

當然，你可以挑戰我：「你憑甚麼去評價別人怎樣過生活？」你也可以問：「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你能真正體會別人生活過得是否愉快嗎？」也可以質疑我：「E 先生為所過的生活無意義而困惱，你能具體地告訴他生活如何能過得有意義嗎？你對 E 先生面對的問題，能提供有用的改善建議嗎？」

不錯，這些都是有效的批評（valid comments），也都是不容易答的問題。但這些都不要緊了。因為，在這一刻，我已是個去世了的人，我看過醫生替我簽發的死亡證，我死時 78 歲。我作為一個死人，現在面臨的，不是「如何令生活過得有意義？」這類問題，而是，我已死了，下一步會經歷甚麼？

這下一步還未到來，我不知道是甚麼。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死的那一刻，我首先經歷的是我的一生從出生的第一天，一幕幕地像放電影一般在我腦海快速重現，而神奇地我又每一幕都看得清楚，直看到我有知覺的最後一刻。我人生的萬千經歷就在一瞬間極速重現。

× × ×

當我的人生重演播到 36 歲那年，我真是希望有一個「暫停播放」的按鈕可以按下去，因為那幾年的經歷的確是當時令我感受很深的，我希望可以暫停生命重演，找辦法讓這幾年的重演，可以放慢速度重播。

第二章

36 歲和以後的事

那是我 36 歲那一年。我 28 歲加入現職的跨國大企業，用心的幹了四年，四年間不斷得到擢升，到 32 歲公司再給我升職，我獲得了令同儕及朋友們羨慕的高薪厚職，我 32 歲去到高位沒有因而自滿，反而更努力的工作，接受一個比一個難的挑戰，我的努力又得到了肯定，公司又再擢升我至品牌總監（brand controller）。可說是更上一層樓，履新之前，我在歐洲放了三個星期的年假，讓自己可以鬆弛一下，迎接下一個挑戰。

往歐洲旅遊和生活，一直都是我所享受的事，今次也不例外，我關掉了手機，完全陶醉在歐洲各國的文化氣息和風土人情中。

這次度假其中一站是莫斯科，紅場的聖瓦西里大教堂（俗稱洋蔥頭教堂）從前已到過，今次舊地重遊見到那幾個洋蔥頭，還是如頭一次親眼見時有一份莫名的喜悅，心裏說道：「洋蔥頭啊，我又來了，你還是那般有趣。」

更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再次在 Bolshoi Theatre 欣賞芭蕾舞，也再一次被打動。

那天原沒打算看芭蕾舞的，但去了某景點後，我路過劇院，一個站在劇院門口的青年，向我兜售芭蕾舞劇門券：「朋友，今晚有空看芭蕾舞嗎？今晚的節目很精彩，我有好位置的門券，你有沒有興趣？」

我問：「今晚是甚麼劇目？」

青年答：「Raymonda，古裝芭蕾舞劇，不是常演的劇目，不要錯失機會。才五十五美元，絕對值得看的。」

我上次在這劇院看的是現代芭蕾舞劇目，我深深地被各舞者的卓越舞技打動，心想今次看看古裝劇也不錯，和青年議價後以五十美元買了票。

當晚，表演一開始，我便被迷著了，各個女舞者穿著合身典雅的古裝，分別站開，各人就這樣姿態優雅地站著，已顯得人人美態畢呈，我心裏讚歎：「只是靜止站著已是美的表現！」

接著各舞者嫻熟而帶強力的跳出各種舞步，每一步都是美感的呈現，每一動作有每一種豐姿，各人互相襯托，教我目不暇給。擔當主角的女舞者技冠同儕，每一個動作都散發著能量、魅力和典雅味道。但她沒有蓋掩了其他舞者的演出，各人都像閃爍的星星，而她是最亮那一顆，而眾星閃動，便做就了一幕幕教人迷醉的夜空。

我看著看著，心裏面是不住的讚歎和欣賞，直到劇終，我有點不捨的想：「美好的事總有完結的一刻。」但很快我已禁不住用力鼓掌，我也聽到、感受到其他觀眾的起勁歡呼喝采和那些充滿熱情的掌聲。

主角舞者領著其他舞者一再謝幕，「Encore!」、「Bravo!」的叫聲混著掌聲還是佔據了全劇院，女主角於是一再跳出各種美妙動作以酬知音，我只是不由自主地舉起相機不停地追著她的身影拍照，一邊又暗暗埋怨相機沒有連環快拍功能，不能捕捉到她的每一個動作，到最後真正完結了，我帶著盡興的心情離開觀看的廂座，步出了劇院。

我滿以為，這次觀舞的驚喜體驗，會成為今次歐遊的亮點，到回 K 城復工時，會因此惦掛著俄羅斯的芭蕾舞，但沒想到，回來後，一再湧現心頭是另一件事——今次旅程其中一站是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我住在一間三星級小酒店，每天旅程完畢回到酒店，總會問問前台接待那妙齡少女，附近有甚麼好的館子吃東西，然後便按指示試不同館子的菜式。有一次，回酒店時覺得累了，不想又出外吃晚餐，便問那少女：「小姐，你們酒店有沒有餐廳並供應晚餐的？」少女笑了笑：「有啊，餐廳請往那兒走。」說完一指，我按指示，找到了一所小餐廳坐下來。很快，少女拿著餐牌走過來端給我，原來餐廳有客人時，她也擔當作侍應，我看過餐牌很快有了選擇，少女笑著問：「今晚想吃些甚東西？」我點過菜，看著

少女婀娜的背影步回廚房時，我心裏暗想：要是這樣一個動人的女子，每天黃昏時笑意盈盈的問我「今晚想吃點甚麼？」然後給我做菜，那真是一件美好而幸福的事。

如果我把這事告訴大學主修心理學的朋友，他準會搬出那套佛洛伊德的理論告訴我：「Jacques，你嘴裏說你現在享受單身生活，身邊也不乏異性朋友交往，但你心底深處，潛意識裏是渴求一個樣貌娟好又懂下廚的女性，作你的伴侶的。」

我想這也許是真的，但我對這論點是沒法驗證的。但事實是，回 K 城後，有時看著身材動人的女性的背影，我會想起匈牙利點菜那一刻的心境，有時，我會聯想到 Angelina。

Angelina 樣子甜美又帶著時代感，衣著趨時又絕不過火，身材勻稱加上適當衣飾的配襯，她出現在眼前時總是悅目的，我跟她在辦公室碰面時會閒聊幾句，她的談話永遠大方得體，又帶著那種女性的敏銳觸覺，和她閒聊幾句後總是感覺歡愉的。

今天，在往茶水間的路上，我見到 Angelina，我跟她笑笑：「Hello！你好嗎？」她笑說：「很好。也很高興見你回來，這辦公室懂穿 Armani 西裝又穿得帥氣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一個。我老遠看見這身打扮神態，未看樣子便知是你。

呀，你今天看來有點不同，春風滿面似的，想必是歐遊很愉快，對不？」我既欣賞她的 fashion sense，也有點驚歎她眼光如此銳利，我回道：「今次放假遊歷的確很愉快，也有點難忘的經歷。」

想不到她帶著滿有好奇的笑意看著我：「有甚麼有趣的故事？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隨機應變，開玩笑的說道：「有趣的事不少，找一天有空，大家一起吃頓晚飯我告訴你。」

沒想到她嫣然一笑，說道：「好呀，但得找家最好的餐廳，兼且由你做東，好不好？」

我是歡喜還來不及：「好呀，我找家最好的館子訂今周六吃晚飯，就此約定好嗎？」

「好的。」然後又見那可愛的笑容。

沒想到與 Angelina 偶遇閒聊，卻令我第一次約會她。

我走進茶水間，沖了杯咖啡回辦公室。秘書 Christine 見我拿著咖啡，便知道我今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是的，我和六個我的新下屬，今早開一個工作會議，讓各人簡報手上項目進度。

我的六個下屬都是品牌經理（brand manager）職位，我七年前由這職位逐漸晉升到今天品牌總監位置（brand controller）。

在會議室裏，我聽著每人輪流簡報，每一個人簡報完畢，我都會指出我對各項目的看法和方向，亦會對每人的工作提出建議。各下屬聽過我的評語，領悟力高的下屬很快會現出明白的表情，把建議扼要寫下。謹慎的下屬會小心提問，確認我的建議內容，然後現出肯定實行的表情。各人的個性和工作方式，可見一斑。——他們每一位都已不是基層管理人員，每人的工作，除了要有適當的資歷和經驗外，還要考驗他們能否有洞見地抓著工作的重點，和不時應對各種突發問題的應變能力。每個人的工作內容可謂十分複雜。當他們看到新的上司能在短短時間內消化，明白他們的工作和成就的事，並能即時提出有效的建議，他們很快便會感受到上司並非泛泛之輩。

接著，我回辦公室看往來電郵與公司通告，今次只得十多段訊息，不算多，也沒有帶著辦公室政治的事在醞釀中。——的確，處理辦公室政治對每一個管理階層都是重要的事。我所指的辦公室政治，除了各種是非流言，個人或者團隊之間的明爭暗鬥，還包括在各同事、上司及董事局眼前，怎樣建立一個辦公室的你。

很多人在辦公室的自我跟私下的自我是不一樣的。你無論是身處一間公司、機構或團體裏，都要學懂你身處組織的遊戲規則（包括潛規則），你必須玩這遊戲，重點與難處就是如何在遊戲中，讓自己常處於有利形勢中。

今天下午，就是遊戲的一部分。

下午，有一個各部門參與的會議，會議主題是「破除官僚」（bureaucracy busting），由公司主席 Rick 主持會議。

這會議有兩重意義：

第一，這是一個會議，在重視工作表現的機構中，會議是一個重要戰場。你必須在每個會議都儘量有貢獻投入（contribution/input），如果你在次次會議都只是聆聽，不表達及表現自己，你慢慢的會因會議中的沉默令你的上司或各董事懷疑你的能力。這點在美資大機構中尤其重要，有不少在美資大機構任要職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告訴過我：「如果你在會議中不發言或甚少發言，你會在機構中無法生存下去。」無論如何，在會議中如何參與、如何直接或間接表現自己的才能，絕對影響你的仕途。

第二，這是一次對管理層的曝光。今次曝光對象是公司管理層之首、主席 Rick。你絕對須要管理好公司董事局及管理層對你的印象及看法。要記著公司的高層在日常的工作很

可能少有機會接觸你，更遑論瞭解你。你必須在跟每個高層的碰面中，留下良好印象，不論是在走廊中遇見打招呼，在洗手間或茶水間碰見，在各種會議中交流，都是讓高層留下你的印象的機會。而往往當公司要決定一個管理層的升遷與否，常是留給董事局討論決定，而每每一個管理人被升被降，除了個人業績可作參考，絕對關乎董事局成員對一個管理人的印象。

我就「破除官僚」這會議題目做了準備：經思考後，我列出數個我及同事都有不時提及的官僚問題，也準備了相應的改善建議。為了自身安全起見，我考量過這些建議是否真具建設性，亦考慮建議一旦被認同採納，會否因而成立有關的工作小組（task force）而自己被迫參與，因而平白增加自身工作量。聽來也許你會覺得很多計算，但這些計算是必須的，我作準備是要有備而來參加會議，善用機會表現自己的能力，我絕對不想在 Rick 面前毫無表現，卻也不想因會議添加自己工作量。

然後下午開會，今次會議出奇地進度緩慢，想是各同事可能較厚道，如果真的把某些較嚴重的官僚問題拿出來狠批，被批問題有關的部門可能會有大麻煩，故大家都在遊花園，各人只是輕輕的帶出某些課題，好像避免站出來做「幕後黑手」。

Rick 是個聰明人，很快便看出了問題，帶了斥責的語氣說：「今次開會是要找出較嚴重的官僚問題，並加以解決，不是去責難有關的部門，如果大家都諱疾忌醫，如此噤若寒蟬，這會議再繼續下去沒意思，我現在呼籲大家指出應注意的官僚課題，any volunteers？」

我便乘勢指出了一個常見的官僚問題，我還未說完，一向口舌便給的印籍同事 S 已插嘴：「對不起，打擾了。（sorry for my interruption.）但這問題是路人皆見的，光是指出問題沒有大用處，如何改善才是問題要點。」S 一向恃著反應快捷、口齒伶俐，往往利用機會損人利己，今次他插嘴向我放了一記冷箭，幸好我早有準備：「S, please let me finish, this is important.（請讓我把話說完，因為這很重要。）我覺得問題可以如此如此改善。」我說完後，其他同事相繼和應，也提了點相關的改善建議，我偶然望向 Rick，他向我點了點頭，我相信他是肯定我的表現。Rick 接著用帶罵帶笑的語氣向 S 說：「S, don't be naughty, be a facilitator.（不要鬧著玩，要促進會議進行。）」接著各人陸續指出問題和相應建議，Rick 看來比較滿意了，很俐落的完了這會議：「大家要把今天提出的課題記下，下一次我要聽你們匯報，執行改善建議的進度及成效，有新課題，下次也可提出，我們一個月後再開會。」

回到辦公室一會，電話響起：「Hi! Jacques，有空談談嗎？」
「Hi! Anders！我現在去你辦公室。」

Anders 是我的直屬上司，他是市務董事（marketing director）。

Anders 今天看來略帶倦容，但他見到我，談話聲音還是帶著幹勁及明快：「今日與總部派過來的 auditor 談了一整天，總算暫完了審計一環。呀，你到了這新職位，覺得工作怎麼樣？」

「工作的層次高了，挑戰也大了，但我覺得我處理得來。」
接著，我把六個下屬向我匯報的各主要項目進展，用我的方法綜合地向 Anders 扼要地說出，又交待各項目進度及下一步工作，我想這是向他顯示，我已掌握了工作重點的最好方法，Anders 已經明白我不出數天已對自己業務瞭如指掌，他帶著笑地說：「Good! I am glad to hear that, keep it up. 今周五我想約你和另外兩個 brand controller 下班後到酒吧 happy hour。你有空嗎？」

「當然有空。Besides,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我問是要弄清，除了看看我是否適應新職位，有甚麼他想談或要我做的。

「Well! It is a long day for me. Let's call it a day. (沒甚麼別的，今天夠累了，到此為止吧。)」

就此完結了一天的工作。

下班後，我喜歡聽流行音樂、爵士樂、古典音樂。我也會花點時間閱讀，最近看的書是關於一個五十過外才突然想學做空中飛人（trapeze artist）的真人真事紀實，內容蠻有趣的。有時忽然興起，我會去游泳，我享受那種帶著勁去游，像魚在水中的感覺。其實我青少年時最喜歡的運動是踢足球，但成長後，跟朋友們一起踢足球的機會是少之又少。

今天聽著爵士樂時，我順便發了一個訊息給一個食家朋友，希望找家無論環境、氛圍、食物水準都上乘的餐廳。朋友很快回覆了我，還有幾個選擇，訊息末段加了一句似乎看穿我心事的註腳：「如果約會心儀的女孩，我建議你選山頂那一家。」

第二天早上，我做好了一輪公事，便發了一個公司內部訊息給 Angelina，告訴她訂了山頂一家餐廳，並約了周六見面的時間、地點。

今周的工作很忙，和往常一樣。總結今周工作進展，廣告公司的客戶總監 P 明顯不是個很聰明的人，但勝在有股幹

勁，每次我指出他的創意建議有何不足時，都能虛心接納，回去再和創意部門研究。負責產品質素及產品研發的英籍同事 Steve 是個稱職的主管，除了大家工作交往是一絲不苟外，大家都能在閒談時體會那種英式幽默。市場研究部的 Z 是個有才能的匈牙利人，和他合作相當有效率，值得一提的是我也常須與他上司，一個俄羅斯女子交手，有時看著一個精明強悍的俄羅斯女子和她的匈牙利男下屬，工作時那種微妙互動，令人不禁莞爾。

我做的是市場營銷工作 (marketing)，工作的本質就是要令事情發生 (make things happen) 去推廣品牌，從而滿足市場需要及需求 (satisfying needs & wants)。由於公司和品牌的規模，所要做的是複雜的工作，需要一個大的團隊協作無間完成，這好比去指揮一隊大型交響樂團一般，各團員能按樂譜準確地奏出只是最基本要求，要奏莫扎特的交響樂，就須奏出莫扎特交響曲的獨特神韻，樂團也須就各不同樂章，努力去添上不同的色彩，才能讓聽眾有所感動。

如果你查看一下，一些家喻戶曉、行銷全球的品牌（例如可口可樂、高露潔牙膏等），在各地辦事處的管理團隊人數，你會驚訝每個品牌背後都有著人數不少的管理團隊去管理、支持，而令到各品牌能與時並進，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令消費者樂於使用。

一個管理人應有一份自知與自省，在忙碌的工作中，應該能察看到，自己是因為應付工作而忙碌？還是因為，自己在有目的地令事情發生，而引發各種工作進行而令自己忙碌？我相信我是屬於後者。

在工作過後，在周六、周日我有各種的休閒活動：看電影、看各類文化或音樂藝術表演、玩各種運動、逛書店、和媽媽及親人聚餐。我想一個人應該讓自己的生活充實，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公餘時我享受把時間沉浸在各種美好的事物中：文學、藝術、音樂、運動、美食、對各種事物的好奇與探求、跟摯愛及親朋共聚等，對我來說都是重要的，也是我所享受的。

這個周六，早上吃過早點，興之所至地看了一套舊法國電影《祖與占》(Jules et Jim)，今次再看，仍然享受。下午去了理髮，也順道逛了附近的書店，買了一本講述幾個數學專才，如何在拉斯維加斯賭場中贏大錢的書。在書店中碰到朋友 Pete，他在看一些投資理論的書，我沒喚他，走近他輕拍他肩頭：「怎樣，有沒有合意的書？」他見到我，笑道：「Hi! Jacques! 沒甚收穫，我做財經界的，總要知點新近的財經理論，但最近的新書都好像沒甚麼新意。噢，你買了這本書，你看的書種類永遠是那麼雜，我敢肯定任何人看到你書架上的書，一定看不透你的嗜好和興趣。By the way，最近如何？」

我答：「一貫的忙，最近換了新職位，須要特別留神，表現給老闆看。」Pete 輕輕歎了口氣：「以前初出來工作時努力苦幹、學習，以為日後晉升到管理階層，工作便可以輕鬆點，有下屬為你忙碌、效勞。到了今日，才知不是這回事。每個職位有每個職位的難處，『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自己的不幸』，這句話，把『家庭』換了作『管理人』，完全成立。」我心裏同意，回道：「似乎只有藝術家，才能享受他工作時的一點一滴、每分每秒。」Pete 的反應很快，想法也很實際：「未必盡然，到你作為藝術家，你要面對另一些困難，例如是否有創作的靈感，有否足夠的財力或資源去實現一些做法等。」

我打趣道：「有道理，那麼我們是要幹到何時才可以輕鬆點？」

「我未想到有何方法達至這境界。」我心裏暗忖：「『未想到』這幾個字可圈可點。」

Pete 接著補充：「以我所知，真正能到這境界的只有前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據稱他是個每天下午五時準時下班的總統，他也時常勸下屬早點下班回家，也不知道這些是事實還是傳聞。」

「算了，談起工作總教人頭痛。還是享受周末吧，我們『有空見面，但不喝茶。』」

「對的，『有空見面，但不喝茶。』」

這是我們之間，道別時慣用的戲謔說話。因為以前我們曾取笑 K 城中人，道別時總愛說：「有空一塊喝茶吧。」但這客套話卻永不實現。

別過了 Pete，我看到附近開了一家新的音樂 CD 店鋪，便進去看看，內裏有一個小的古典／爵士樂專櫃，我選了幾張新面世的 CD 試聽，不太合我的口味，便作罷離開回家。

回家後，做了一會瑜伽，洗個澡，我換上了卡其色西褲加雪白 POLO 恤，外加一件淺藍西裝上衣——我已查看過所訂餐廳的衣著要求，沒有要求男性須結領帶。我塗了點慣用的香水便離家。

我沒有駕車，因為我知道今晚可能會飲酒。

我比約 Angelina 的時間早十分鐘到達，這是我的習慣，亦是我對今次約會的尊重。

Angelina 在我到達後不到兩分鐘便到了，她穿了一條合身又高貴的黑短裙子，化了一個非常自然悅目的淡裝，我離

遠見她蓮步姍姍地走近時，我心裏只有一個感覺：「What a walking beauty!」她顯然知道今晚去的餐廳的級數，特別的打扮過。

我由心的讚道：「Hi! Angelina! You look gorgeous!（你看來美得絕倫！」）

她笑意盈盈的答：「Thank you! I am so flattered.（多謝，我受寵若驚。」）

我指了指計程車站，說道：「我們出發吧！」

計程車司機是個頗年青的人，聽完目的地後，點頭會意開車，不一會，司機問：「開點音樂聽好嗎？如果不喜歡我可以馬上關掉。」Angelina 望了我一望，我會意說：「好，聽聽吧！」汽車音響傳來一個頗不常見的流行曲引子，原來播的是 Steely Dan 的曲子 *Hey! Nineteen*，跟著又播了 Pink Floyd 樂隊的 *Good Bye Blue Sky*。我和 Angelina 相視一笑，然後說道：

「你真有音樂品味，這些歌到今天聽仍覺不落俗套。」司機笑說多謝，我和 Angelina 在餘下的車程，像有默契地細聽這司機所播的舊流行曲。到了山頂，我付了車資並加付小費，說聲：「多謝你的音樂選擇。」

那食家朋友介紹的餐廳的確有水準，一步進餐廳便有一種華貴的感覺，但坐下來又感到溫暖舒暢，我們點了菜，也叫了紅酒。大家便從近況談起。

Angelina 和我談得投契，也都很享受當晚的食物。我們幾乎無所不談，我感到 Angelina 是個有學養、有識見的女孩，難得她沒有一點自嬌自貴，而是很隨和率真，沒有任何矯揉造作。不知不覺，我們談著吃著，已經過了一個半小時。我見大家到吃完了主菜，便問：「要不要點甜品？」Angelina 笑了笑：「真邪惡！」然後她點了雲呢拿甜品，我則點了 tiramisu 甜品。之後她說了一句令我竊喜的話：「時間尚早，等會換個地方喝一杯好嗎？」我當然贊成，我們跟著到了一家小酒吧，那裏氣氛雖有點不同，但有另一種隨和的舒適，每一枱客人都是低聲談笑，沒人猜拳喧鬧。Angelina 突然帶點嬌嗔地說：「你沒有信用，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今次歐遊有甚麼有趣經歷。」我一怔，只覺我實在是給她迷住了，早準備了的故事，竟然沒說出來，我想：「我是因她神魂顛倒了。」我帶著尷尬的笑容陪了不是，然後說出了在莫斯科 Bolshoi Theatre 觀賞古裝芭蕾舞的暢快經歷。Angelina 的眼泛出了光芒的聽著，不時又會意地點了頭，她顯然有自身的藝術學養，才能領會我所說的，而有所和應。

我深深感到今個晚上是舒暢的，如果你對著一個樣貌娟好迷人的女性，她能和你無所不談，又處處滲出了她自己的品味、修養，你是絕對會感覺到，那份無可言喻的歡愉感覺。不覺談到了十一時許，我覺得晚了，便提議送她回家。

在馬路旁等著計程車的時候，Angelina 突然叫我望著她，她接著很自然地擺出了一個很優雅的站立姿勢，說道：「你說的 Raymonda 芭蕾舞劇，開場時舞者是不是這姿勢？」我望著，有點驚喜得說不出話來，正是那劇開場時舞者的姿勢。Angelina 笑著道：「我小時候學過芭蕾舞，Raymonda 是我其中一個排練過的劇目。」我忽然明白，我在辦公室時總會覺得她走路的身影好看，那原來是芭蕾舞的訓練結果，所以 Angelina 無論站著走著，都有著一份美態。

後來到了 Angelina 住的大廈地下，心底裏忽然有把聲音，對我說：「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流行曲 *Hey Jude* 其中歌詞：你找到了她！那去爭取她吧！）」

我鼓起了勇氣，在道晚安前對 Angelina 說：「我知道最近有一套意大利 opera 在本城公演，叫 *La Boheme*。你有沒有興趣跟我一塊看？」

她望著我，想了一會，然後說：「好的！你找到票子我跟你一塊看。」Angelina 面上是笑盈盈的。

於是我們道別，我目送她身影進了大廈閘門才離開。

接下來的兩周，我是公私兩忙。公事上我得繼續監控各項目的進度和質素，當中又免不了要處理辦公室政治而和有關同事「較量」，我每天的工作日程是滿滿的，但我知道自己是在令事情發生和控制著事情，而不是給工作支配。那是令自己感到欣慰的。我不是為工作而工作，而是為我要達到的效果而努力，我總會不時反省，我是否工作的主人？我能否跟「工作狂」分別出來？

另一方面，*La Boheme* 是一票難求，K 城適合公演歌劇的場地座位有限，秘書 Christine 努力了一周，還是找不到票，她說：「各售票機構都說全城都在找這劇的票子，很抱歉，找了一周還是只得一些買不下手的差位子。」我聽了，感覺這事比我手上的工作更難處理，訂不到票就是訂不到票，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的餘地！

我看著一臉歉意的 Christine 和她手中握著的訂票小冊子。Christine 突然有點不好意思地說：「Jacques，這劇的公演贊助商是電訊公司 2046，我或許可以問問我在那裏工作的朋友，看看有沒有辦法？」我說道：「這拜託了。」

我心想，我倒忘了贊助商是這電訊公司，我有個好朋友在這公司當管理層，平常時候我是不來「走後門」這一套的，但今次我硬著頭皮，找在那裏工作的好朋友 Guy。

「Hi! Guy !最近可好？」

「還可以，但很忙。公司贊助 *La Boheme*，又要應酬周邊的朋友託我找門票。」

「噢！我明白。」我感到很窘，如果我坦白說出拜托他找門票，只有加重他的負擔，我靜了不知如何說下去。

一陣靜默後，Guy 畢竟瞭解我，說道：「Jacques !如果你要 *La Boheme* 的門票，我想辦法看看能否給你找兩張，但你得給我幾天時間，有沒有其他事情找我？」

我慶幸他沒看見拿著電話漲紅了臉的我，我只有禮貌地說道：「拜託你找門票了，謝謝。」

「好的，過幾天再聯絡。」Guy 一如既往：處事快而果斷，絕不浪費時間，倒是我覺得麻煩了朋友實在不好。

這兩天等待，是在極度忙碌地度過的，Anders 突然告訴我，英國總部要對 KC 牌號的全球運作狀態作一個綜合審視，我們的主要市場 S 國是 KC 牌號一個重要市場，我要把牌號的最新匯報做一個簡單易明的 powerpoint presentation，我明白這次不只是滿足對總部匯報業績的要求，重要的是把我們團隊幹出的好成績，在 powerpoint 裏巧妙地帶出來，從而幫助 Anders 在英國總部面前領功。

我只有兩天時間把這工作做好，但我上司的頭號工作免不了成為我的頭號工作，這是有時會發生的事，我放下了手頭的工作，專注做這 presentation。我很快的蒐集了牌號最近一年比對上一年表現的各種數據，又問了銷售隊伍駐 S 國辦事處，有關 KC 牌號的市場動態，拿到了基本資料，知道牌號表現不錯，我繼續用心思想如何好好表達，又告訴 Christine 這兩天恐怕她要晚一點下班，因為要她協助我做好 powerpoint，她對這東西要比我熟練，我必須她幫忙，她爽快地答：「清楚，沒問題。」Christine 就是這樣一個明白我又肯努力幹的秘書。

我把 presentation 的用字反覆雕琢，務求做到精簡易明，除了確保牌號良好表現能準確表達，我亦加入了 KC 牌號在 S 國繼續發展的策略建議。最後，亦點出了一些可能影響 S 國營商環境的因素，作為日後注意事項。

然後我把 presentation 檔案傳了給 Anders，半小時後，我正處理一些文件時，Anders 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他敲敲我的門，我抬頭見他望了望我，然後笑著說：「Jacques，我看了你的 presentation, it is excellent and you did it with a short notice. (做得好極並在短時間完成) This is sensational and I have to come and say 'Thank you!' (如夢幻的好，我特來多謝你。)」

我帶著微笑，回道：「It's my job. (我的份內事而已。)」

Anders 走過來拍一拍我的肩頭：「Very good. Don't work till late today. Leave the office early. This is an order. Ok? (很好，今天不要工作得太晚了，早點下班吧，這是命令。Ok?)」然後他帶笑離開。

不一會，我的六個品牌經理下屬逐一敲門，都是來簡報進度並有問題要我給意見的，我一一聽過並處理了每個下屬的問題，我感到今天真是生產力豐富，接著我望見了 Christine 在微笑，我知道她早前已乖巧地告訴我的下屬這兩天我在趕忙替 Anders 做事，叫他們這兩天不要打擾我，有事找我待我做好 Anders 的任務才來找我。Christine 真是個貼心的好幫手。

然後，我接到 Guy 的來電：「Jacques，我替你找了兩張 *La Boheme* 的票子，並且位置極佳。」我連忙道謝。Guy 說：「多謝 Leslie 吧，這兩張票本來是他一早訂了，準備給他太太一個驚喜的，那知他太太這兩天不太舒服，周六決定休息不看了，他本可把票子讓給他自己的客戶的，但他知道你在找票，讓了給你。」

Leslie 是我另一好友，在投資公司當管理層，他的客戶都是財力雄厚的投資者，我暗暗感激 Leslie 的情誼——他那年結婚擺酒，一直想通知我都找不著我，因我那時常出差到

外地，最後，他在喜宴前一天找到在歐洲出差的我，我聽見他明天便是婚宴，計算了時差和飛行時間，剛好來得及，便在手機中告訴他我一定出席，我在外地辦好了事便訂了最快起飛回 K 城的機票，婚宴那夜我帶著行李，去喝 Leslie 的喜酒，Leslie 那晚很高興並喝個半醉，宴畢送客時，他一邊握著我的手，望見我另一隻手拖著行李箱，眯著眼笑著說：「哈！Jacques，你真夠朋友。」那晚，Guy 是 Leslie 的伴郎，他當然知道前因後果。

我看看腕錶，仍是交易時段，我不敢致電 Leslie 怕打擾他工作，他每次落盤做買賣都是過億元銀碼的，還是晚上避過美國市時段，才約他吃飯多謝他吧。

我打內線告訴 Angelina 找到 *La Boheme* 門票的事，電話那端除了她的笑聲，還感受到她的喜悅：「全城都難找的票都給你找到了，你做事倒像獵豹覓食般。」我連忙說道：「我不是想像獵豹般吃掉你，不要誤會！」Angelina 笑得更樂了：「哈，你心虛了，哈哈！」我過了半晌才認清她在開玩笑，最後便約了她何時見面。

Angelina 突然收起了開玩笑的口吻，說道：「看劇前不要吃太飽。你如在看劇時打了盹，我會不高興的。」我恭敬地應道：「Yes! Madam!」

令人期待的周六又到了，我梳洗過後，在鏡子面前注視了很久，確保儀容整潔才出門。我在歌劇院地下老遠已見到了 Angelina，她的打扮永遠令人眼前一亮，杏色的套裝裙配白色絲質 T 恤，加上淺藍色寶石吊墜項鍊，活脫是個大家閨秀逛街買花的模樣，難得是她顯得高貴，卻不失青春氣色，又帶著親和力。她見到我穿白色西裝襖和蝦肉色襯衣，配以淺藍色西褲，對我莞爾一笑，她顯然知道我有用心打扮赴會。我們取了歌劇的場刊，便進了歌劇院。

我們的座位在樓上前排中間偏右的位置，Angelina 一坐下，便對我說：「你找到了好位置，這兩個位子觀看舞台位置適中，聽聲樂表演和交響樂的音效也好。」她顯然有豐富的現場觀演經驗，才能這樣如數家珍。我點頭和表示欣賞，便跟著看看場刊內容。

我望見 Angelina 也在看場刊，但她看的是意大利文部分，我問她：「你懂意大利文？」她輕聲說：「懂一點，待會再說，開場了。」

我們很快便進入了那群藝術家的世界和氛圍，其實女高音主角本人是肥胖的，外觀上很難說服觀眾，她是那貧窮瘦弱的女主角 Mimi。但她一開聲唱，感受便很不同，當她輕聲唱時，像是在幽幽地訴說她的故事，教人憐惜。到她唱得比

較激昂高亢時，我除了毛管直豎，還感到我的靈魂被她牽動。有時，在歌曲有稍停時，Angelina 會輕聲告訴我歌詞在唱甚麼，令我感受更深。

一小時四十五分左右的演出，整個劇都令人很欣賞，感受也很深。我沒想到今次觀演有那樣深的感動，到劇終落幕時，我們是帶著一點不捨之情離開的。

我們跟著到一家 cafe 吃東西，我問 Angelina：「可否告訴我因何學意大利文？」Angelina 的語調像翻開日記細看她的回憶：「我以前曾在一家意大利跨國企業工作過，他們很鼓勵管理層多認識意大利文化，公司免費安排意大利文教師，在辦公時間為有興趣的管理層上意大利文課，我就是這樣的學了幾年，現在看意大利文基本上是沒問題的，會話方面，若是對方說得不太快，我是能聽懂和回答的，當時每次都是和我上司一起上課，到後來工作越來越繁重，我有時實在覺得工作時常常對著她，上課也和她一塊，實在吃不消，便停了學意文，想來真可惜……」

「對不起，勾起你的不愉快經歷。」我實在有著歉意。

「沒甚麼，這是事實，抹不掉的，正面來看，現在我懂點意大利文也算不錯呀！」

像有默契地，我送她回家，我心裏掙扎：「她好像心情有點捉摸不定，我現在邀約她下周出來，會否被拒？」到最後，到了要說晚安道別的時候，心裏有一把聲音提醒了我：「你既是喜歡她，便當勇往直前呀！不要顧慮太多了。」

我對 Angelina 說：「下周六，你有興趣到郊外野餐順便聽聽音樂，還是喜歡看一齣有關鋼琴家在二次大戰時經歷的電影？」

Angelina 像是想了一會，然後說：「真抱歉，我實在感到……感到既想去野餐，也想看電影，行不行？」

我不介意被她戲弄了一下，笑道：「好吧！我們下周中午先到郊外野餐，然後看電影。」想不到我們帶著愉快的笑容道別。

接著又是一周的工作，我持續保持工作效率，加上上次短時間內完成 Anders 給我的任務，我感到和 Anders 談公事時，他對我加了份欣賞和肯定，我一路以來在工作上的努力有了回報，畢竟，在大型跨國企業裏，要令市務董事對你有好印象是不容易的，而我是實實在在的感受到 Anders 對我欣賞。

當然，工作上我仍須花時間，應對辦公室政治有關的事，常見的例子是，總會有一些聰明的同事（不分國籍），他們

每每在上司或管理層面前能言善道，對各種工作上的課題偉論滔滔，時常作出一些聽起來似乎有理，有點看頭的工作建議來。微妙的是，他們總是建議別人要做甚麼，自己卻永遠有一百個理由只作建議，在落實執行方面置身事外。——辦公室裏就是有這種人，損人利己，不惜有意無意地加重別人的工作擔子，自己卻從而在高層面前顯得滿有謀略。對付這種同事，你必須知曉他在玩那種把戲，並巧妙地把那些把戲對自己的威脅化之於無形，技巧和難處在於：你知道某人在發謬論，你要有技巧地道出他的論點站不住腳的地方，或是很難落實，總之像個君子地把暗箭撥開，並用他的箭指著他，讓他知道你不是省油的燈，讓他不敢隨便惹你。有時你在重要的事你可以和他鬧得面紅耳赤，但作為一個管理人，你不能每次都和別人火拼的。處理辦公室政治，就是需要個人的修為和處世的藝術。

又完成了一周的工作，令人雀躍的周六又來臨，因我又能與 Angelina 一起了。

我驅車接 Angelina 到了郊外，我們選了一處小山丘旁的草地坐下來，附近只有山與海，在很遠處有幾個人正在放風箏。

Angelina 今天穿了一條很合身的藍牛仔褲，配上雪白的棉混麻恤衫，衣著看來隨意卻又顯得富時代感，又有青春氣

色。我們選定地方坐下後，Angelina 首先檢視我帶了些甚麼音樂 CD 來，裏面包括：古典樂小品選輯、50 年代至 90 年代歐西流行曲，另有 jazz standards 和 jazz covers，還有電子音樂和 R&B 等。

Angelina 選了流行曲 oldies 來播，我們吃著帶來的三文治、小吃和果汁，在山水間我們感到無拘無束。

風輕輕吹拂，Angelina 秀美的臉上顯得豐姿綽約，我看著悠然自得的她，道出了心底話：「Angelina，這幾個周六能和你一起，我感到很舒暢，覺得很自然的能和你相處融洽，也感到大家共處是愉快的。你內外都散發著動人的魅力，我是打從心底裏喜歡你的，希望你能感覺到，我很慶幸在生命裏，出現了你這麼一個優雅卓越的女性，我是十分希望你能接受我，大家能交往下去，去繼續發展，這是我心裏的真誠希望，期盼你能明白。」

Angelina 看了看我，一會又用手指弄著地上的野草，然後她說：「我實在需花時間組織一下應怎樣回答，Jacques，我很高興聽到你剛才說的話，我對你是有好感的，我和你大家相處好像很熟悉一般，而我總覺得你和別的男人不同，卻又不知怎麼說，我是樂於和你交往下去的。但不瞞你說，我以往受過情傷，曾瘋狂地與男生相戀，卻忽視了一些好像大家不太咬弦的地方，熱情過後，才驚覺對方有些性格特質，對

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結果是無奈地結束了。我知道我是喜歡你，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想重蹈覆轍，我希望大家交往下去，能更加明白你的內內外外，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Angelina 說話的含意，但無論如何，至少她也喜歡我，也願意和我發展下去，我是歡喜得感動，我不由自主的趨前，輕握 Angelina 的手，說：「Angelina，多謝你！我會珍惜你的！」我生怕自己會太用力，握痛了她，握了她的手一會便放開了手。但我注意到我握著她的手時，她是帶著點嬌羞的神態的，我的心裏感到甜絲絲。

然後，我預設的響鬧響了，提醒我要出發去看電影，我們便收拾了東西，然後驅車到電影院去。

那套電影是講述一個鋼琴家在二戰時，他的國家被納粹德軍佔領了，他沒有工作，一路在捱餓，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德軍聽到他奏的鋼琴曲子，很感動也佩服他的造詣，便每天都拿些糧食來接濟他，兩人就此有著一段短日子的關係，電影拍得頗有深度，在放映到某些感人的情節段落時，我和 Angelina 都會對望一下，大家像多了一份因情誼加深而來的默契。

劇終時，鋼琴家重回和平的生活，救助他的德軍淪為戰犯，被監禁了。

Angelina 說：「這兩個人是在輪流受苦，鋼琴家在戰時受苦，那德軍在戰後受苦。其實，為甚麼要有戰爭和災難呢？」

我有同感，但也覺得難以回答：「我不知道怎樣答你。我記得拉丁美洲某處，有一次大地震，受災地區有一個小孩，曾經問探訪他們的教宗：『為甚麼世上有災難？』教宗回答說：『我不知道。』」我們靜默了一會。

Angelina 說：「我餓了，不如吃晚飯吧？」

「好的。」

我們於是找了附近的館子吃晚飯，然後我送她回家。

道別的時候，我們深深擁抱。

那時候我禁不住輕吻了她，她伏在我的肩頭，說：「Jacques，我們常在周六見面，你可以告訴我周日你通常幹甚麼嗎？」我輕輕撫著她的頭髮，答道：「周日我通常回媽媽家裏，跟她和我的弟弟們一塊吃午飯，弟弟知我喜歡看電影，每次飯後總會找電影來播，我通常會和家人一塊看電影，消磨一個中午。」

Angelina 道：「很高興知道，你是一個重視親情的人。」

我們禁不住再輕輕一吻，才依依不捨的作別。

周日，我照常回媽媽處吃午飯，媽媽每次見我回來，都十分欣喜。今次見了我，開頭一句便說：「你最近回來神情都很寬容，想是工作和生活都很順心吧。」媽媽雖然知識水平不高，但她的確是瞭解我的，我暫不想告訴她 Angelina 的事，以免她有過高期望，答道：「是的，最近生活過得不錯。」

「那就好！」媽媽便往廚房端菜出來，弟弟安兒問我：「你最近在看甚麼書？」我告訴他，我剛看完一本一個人過了中年才學做空中飛人的書。現在看的書，描述一個人在北美洲，偶然路過一間小教堂，忽發奇想買下了小教堂的故事。安兒說：「有趣，有趣，有空借我看那本空中飛人的書。」剛好媽媽端了菜出來，準備大家吃飯，問道：「你們說甚麼空中飛人？是甚麼來的。」弟弟就在短片平台上，找了一段空中飛人的短片，給媽媽看，媽媽看完眉頭一皺：「你們不是想玩這個吧？」另一個弟弟阿翹插口道：「他們在說有關空中飛人的書吧了。」媽媽舒了一口氣，說道：「吃飯吧。」今天的餸菜平常但豐富，有雞、魚、菜、豆腐和腰果，媽媽以一貫的做法烹調，我們都吃得開懷，飯後，安兒開始播一套柯德莉夏萍的電影，他知道我喜歡柯德莉夏萍，便選了這影片來播，我習慣伴著家人一塊看電影。雖是已看過的舊影片，但我不介意和家人重看，不知怎的，我看著柯德莉夏萍，突然想起了 Angelina，想著不知她現在幹甚麼，知不知道我正在想她？

我想了好一會才能重投入看電影，發覺媽媽正在打瞌睡，安兒也望到了，逕自找出一張薄被子，披在媽媽身上，讓她休息在沙發上。我調低了電影的音量，好讓媽媽能甜甜的睡個午覺，我輕聲問安兒和阿翹：「要不要繼續看下去？」他們都搖頭，我按著遙控，快速搜尋了我愛看的幾個片段，然後按停電影。我見到媽媽睡得香甜，輕聲和弟弟道別，他們伴我走到門口，我跟他們揮了手互說：「再見。」

離開了媽媽那裏，我突然想起，我和弟弟們都已是成年人了，但我們幾個還是小毛頭的兒時日子，總是深深的印在我腦海裏——那是一張永不褪色的照片，小時胖胖的我站在中央，左右兩邊站著兩個面帶稚氣的弟弟。那畫面好像是昨天拍下了，因我的記憶是那麼清晰，但理智告訴我，那是一張廿多年前拍的照片，承載的是永不回來的兒時日子。

我默然離開了母親家，也未有主意有甚麼消遣，我只想著 Angelina。

我經過一個小公園，找到石椅子坐下，撥電給 Angelina：「唏，小公主，是我打電話給你，今天過得愉快嗎？」

Angelina：「不錯呀，你呢？」

我：「我也覺得不錯，但我很想念你。」我有點詫異，我那麼快便直接說出心底話。

她的聲音變得輕柔了：「我也掛念你。」

我：「我今天陪家人看電影，*Roman Holiday*，我看時，覺得你有點像柯德莉夏萍，但又似乎不同。」

「啊！是嗎！我若像她便好了……」

「……」

我們就這樣的暢快地聊天，我從電話中能感到大家的喜悅。

……

Angelina：「你知不知道，我們聊了四十五分鐘多了。」

我：「啊，是嗎，時間過得真快。」是她提我，我才醒覺。

她說：「我的手有點累了，很高興你打電話給我，我們暫且掛線吧。要知道，『離別是為了再重聚』。」

我說：「你怎麼忽然那麼古龍起來？」

Angelina 突然煞有介事地，裝起一把認真的聲線來：「西門吹雪吹的不是雪，是血。」

我會意，便接著說：「我沒有四條眉毛，但我有『三少爺的劍』，而且，美人如玉劍如虹。」

她嗤一聲笑了出來：「哈哈，你輸了，你最後一句是唐詩，不是古龍的東西，你應該說『多情劍客無情劍』才是。」

我裝了把沮喪的聲音：「我輸了……你俘虜我吧。」

Angelina：「誰會想俘虜你這個傻蛋？掛線吧！我真的累了。再見，親親。」

「再見。」

× × ×

我繼續走生活的路，每周的工作，常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有時我和下屬，可以直接處理某些問題，但處理其他問題，卻往往需要很多別的部門配合，各部門一起處理問題時，大家的看法未必一致，於是令解決問題變得複雜化。

可幸的是，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協調其他部門同事的能力，Anders 一路都顯示欣賞，使我能加把勁幹下去。

而 Angelina 和我，每周末都是形影不離，大家都需要著對方，能和 Angelina 過的時光都是愉快的。不論是甚麼消閒活動，只要兩人在一起便覺已經足夠，有時無甚麼特別活動，便隨便到郊外走走看看，然後找家合心意的餐廳，吃頓晚飯已感到很滿足。

而我也很高興，那次她跟我到媽媽處吃飯，感覺媽媽也喜歡她。——那次吃飯，媽媽只是和她聊聊天，也沒特別問她甚麼，只覺得兩人談話沒甚麼隔膜，而我見到媽媽望她那祥和的眼神，和微微笑意，我知道媽媽已接受了 Angelina。

而我也記得那次往 Angelina 的家，見她的父母 Franco 和 Julia，我那種戰競心情，實在難以形容。

她爸爸仿佛體會我的緊張，一開始便跟我說：「Jacques，不用太緊張，這不是面試，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放鬆點。」

那次會面，我漸漸能放鬆點，和 Angelina 的父母閒聊，我感覺兩人都很有學養，也有幽默感，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他們似乎覺得我不錯——臨告別時，她媽媽 Julia 笑著對我說：「Jacques，Angelina 這孩子有時很野，你有時要管教她一下，明白嗎？」

她爸爸聽了，只是不住微笑。我感覺他們對我印象也不壞吧。

另外，有一次，我跟 Angelina 慶祝生日，我把生日蛋糕和花送到她家裏，當天，她穿了一條白色喱士裙，當她穿那白裙子接過花束時，我覺得她像個新娘子，那一刻，我幾乎想當場求婚，但又覺得準備不足，所以暫且作罷。

× × ×

有一個星期，我工作得特別辛苦，我只覺得頭昏腦脹，集中不了精神處事，工作效率奇差。

秘書 Christine 問我：「Jacques，你是不是不舒服，我有止頭痛丸和感冒藥，你需要的話隨便拿去用。」

我：「不是身體不舒服，只是很渾噩，魂遊一般，我喝杯咖啡沒事的。」

那一個星期，我很費勁地完成手頭的工作，和該做的事。

好不容易待到了周末，我總算可休息一下，更重要的是，和 Angelina 在一起。

我們去了欣賞《彼得與狼》⁰¹，原是一部兒童交響樂作品，但今天已成了老少咸宜的佳作。

有趣的故事，和樂器演奏互相配合，造就了一套令人容易投入的童話世界。

我原先以為是為兒童設的劇目，沒甚麼期待，沒想到欣賞時，覺得真摯有趣，聽後心情舒暢，悠然回味。

樂會完了後，我們到了附近一家商場逛，裏面有一家 CD 店，我們便去看看，沒選到甚麼合意的 CD，便離開了。

Angelina 說：「我想買點東西，然後才吃晚飯，好嗎？」

「當然沒問題。」

我伴著 Angelina 到了一家名店選裙子，她試穿了兩條裙，叫我給點意見，我覺得第一條裙較華麗，適合比較隆重的場合，第二條裙較有現代感，較適合消閒時穿著，但其實兩條裙一看裁剪便知不是凡品，有點時裝觸覺的都知是 designer label。Angelina 選了第一件裙子，因為她不久要出席中學舊生會的聚會，我本來示意售貨員由我付賬的，因為我其實不時想買些甚麼送給 Angelina，卻永遠沒頭緒該送甚麼。但 Angelina 阻止了我，說道：「留待下次你送貴重點的東西給我吧。」

買了東西，Angelina 說：「今晚我們吃甚麼？我覺得有需要坐下來，舒舒服服的吃一頓。」

我說：「吃日本菜好麼？」

「好的。」

01 普羅哥菲夫 1936 年作品，一首附帶旁白的管弦童話。

我們便到了一家日本餐廳，我早已訂位留了一個廂座卡位，自成一閣，Angelina 顯得很滿意，大家便點了菜。我想起了今天有些事要告訴她：「我有些事要跟你說。」

Angelina 好像感到有點不尋常，說道：「說給我聽，有問題的話，希望我可以幫你忙，希望不是壞消息。」

「Angelina，過去的一周，我一直精神恍惚，在神魂顛倒的狀態下度過，我得很費勁才能處理我的工作，因為我的靈魂深處，有一把聲音不斷地呼喚著我說：『你既深愛著她，便應盡最大的努力和她長相廝守！』Angelina，我是深愛著你的，你現在已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是我靈魂深處，引領我對你講的心底話，是我一路以來對你感覺的昇華，這不是一時衝動的說話，我深深知道，我若有你伴著我過日子，生活將會是充滿幸福和色彩的，若不幸沒有了你，我的生活會是灰色暗啞的，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熬下去，Angelina，我深深愛著你，請你嫁給我，成為我的妻子，我渴求著你，希望你體察我的真心與誠意。」

我帶著惶恐的心情等待她的答覆，Angelina 帶著一臉感觸的說：「Jacques，很高興你說了，其實我考慮你提出的已有一段日子，我知道你對我是真誠的，我也知道我不能夠沒有了你，讓我告訴你：我願意。」說完，她眼眶凝著淚。

我聽到我願意這三個字，我立刻陷入狂喜之中，我曾有一刻問自己：「這是真的嗎？」但她確實是答應了，這是我所經歷最歡喜的一刻，沒有別的話更動聽了，我帶著欣喜，向站在遠處的餐廳經理，舉了手指示意，經理拿出一束粉紅玫瑰交給我，然後識相的回頭走了，我拿著早已預備的花，走到 Angelina 座位旁，向她單膝跪下，把花給了她，我然後在口袋裏掏出婚戒盒子，有點笨拙地把戒指拿出，說：「這是婚戒，希望你喜歡。」說完，握了她的左手試把婚戒戴上她無名指，看來剛好合穿！Angelina 看了看戴著婚戒的手，滴了點淚，笑著說：「傻瓜，站起來吧！想不到你也來這一套，但我很喜歡。從現在起，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那一刻，我真是想馬上擁吻她的，但在餐廳有其他客人，我想我剛才做的已充滿了戲劇性，不要令 Angelina 太尷尬吧。

跟著上菜了，Angelina 和我都吃得愉快，Angelina 突然對我說：「我大概知道你的口味，找天有空我做菜給你吃，我廚藝不錯的。」我非常感動，我剛得到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好伴侶，她又對我說如此貼心的說話。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甚麼是「甜美生活」！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雙方家長見了面，大家也談得投契，其實 Angelina 和我都不想婚事太鋪張，可幸雙方家長也沒反對。

最終我們定了要搞一個小型婚宴，招待雙方至親朋友（約六席規模），另發婚帖告知其他朋友。之後，我們會到歐洲旅行結婚。我和 Angelina 也忙著新居的設計和裝修事宜。我們每周除了消閒節目，總要把握時間忙這忙那，我才明白，去建立一個自己的家園確是不容易的事。

Angelina 和我忙得不可開交之際，上天似乎要 Angelina 忙上加忙。一個周六吃晚飯時，Angelina 說：「Jacques，有件事要告訴你，也希望你能給意見，幾個月前，獵頭公司找過我，說 K 城藝術中心有意新設一個藝術推廣總監職位，希望找一位有實際市場推廣經驗，又對藝術有相當認識的人擔任。在獵頭公司推薦下，我和藝術中心幾個高層主腦見面詳談過幾次，我覺得大家似乎談得來，他們也肯定我對藝術的認識，並欣賞我的推廣工作經驗，心裏存有希望，但之後卻沒了消息，我感到是名落孫山了。那知，上周獵頭公司再找我，說藝術中心其實在之前的時候已屬意找我做這位置，但因為董事局有人事變動，故對新聘藝術推廣總監一事按住不動，到近日新董事一一上場，他們都認同新招聘的事，並下了聘書給我。但因為新的藝術年度快開始了，他們希望我能在一、兩個月內到任，否則可能要考慮別的人選。我得很快作一個決定，這令我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她帶著有點茫然的眼光望著我。

我輕按著她的肩頭：「Angelina，我明白，也在細聽，你繼續說下去。」

「其實，新的工作，我是蠻喜歡的，但我未做過藝術推廣工作，不知自己能否做得好。說到待遇方面，雖然職銜上我由品牌經理，轉到藝術中心當推廣總監，似是升了職。但藝術中心是個政府資助機構，資源有限，薪金其實比現在少了。而我轉到了藝術中心當推廣總監，日後也不見得有再晉升機會。這好像是事業上的犧牲了，我每想到這些，心裏都很亂，像是興趣和麵包，不可共存，你選任何一項，另一項便少了一些。我不知該怎決定，我還未想通。Jacques，你給點意見。」

「Angelina，其實聽你所說的，你所要作的決定，是個任何人都覺得困難的決定，還有著緊迫的回覆時限，對你是一個煩惱的大難題，我是明白你的感受和難處的，我想這事情的正反兩面，你都已清楚利弊，不用我多說分析，如果你已花過時間，思前想後還是很難決定，你也許可聽聽我的另類建議，你既已想了一段時間，不如現在把它放下，完全不想，讓自己身心休息一下，到你下周一上班臨出門前，你才問問自己，你日後想繼續熟悉的路徑回公司工作，還是你覺得想改變出行路徑到藝術中心辦公室上班？現在暫且不想，讓下周一早晨，內心的自己告訴你好不好？」

「Jacques，其實我也想得很累了。我像你說的不去想了，但不知下周日的我會感受到甚麼。」

「暫且放下。你做得到的，記住你是獨有的，不要讓這事傷害了你，明白嗎？」

「我想我懂你意思的。」她的表情有點寬容了，我坐到她身旁輕搭她的肩，她伏在我身旁閉目不語。我們就如此平靜的靜靜待著，到見到她張開眼，好像放鬆了點，我便送她回家。

待到周一上午，我帶著忐忑的心情回到辦公室，心裏暗忖：「不知 Angelina 有何想法？」我不敢打內線問她，於是有些集中的看了點內部電郵。到了十一時許，接到了 Angelina 的內線電話：「Jacques，今早我睡過了頭，晚了出門上班，我於是不乘地車改乘計程車想省點時間，我跳上計程車，司機問我往哪去，我差點說了藝術中心來，後來才說了公司的地址，Jacques，我想內心深處的自己是想轉到新職位的。」

「你有決定了，對不？」

「嗯！」

「放心去幹吧！我無限量支持你！ Angelina。」

「謝謝你。Jacques。」

其實，她無論是去是留我也支持她的，她是我心愛的人，我不忍見到她想得失魂落魄那神情。

之後，Angelina 周二已向直屬上司 Winston 遞信請辭，Winston 聽了 Angelina 說辭職的前因後果，表示明白，但是否能讓她早點離職，卻有難度，公司規定離職是須三個月通知的，而 Angelina 是個能幹的部下，霎時間要失去一個得力助手，換了是我也很難早點放行的。Winston 表示要跟 Anders 商討繼任人選安排，才能知道能否早點讓 Angelina 離職。他向 Angelina 建議，要是公司沒法短期找人接任，令 Angelina 無法到任藝術中心的職位，他會讓 Angelina 維持現職，不會教他賠了夫人又折兵。他會當作沒收到 Angelina 的辭職信。

我知道 Winston 是個能幹、明理，而不愛耍門面花樣的主管，我告訴 Angelina 暫且稍安毋躁，等公司的消息，她已盡了力，能否得到新工作看上天安排吧！ Angelina 也同意，我感覺她對這事也較鎮定了。

這樣待了兩周，Angelina 和我繼續籌備婚事，我們都有了共識，不去談藝術中心這事，去靜待事態發展，我見到 Angelina 似乎能比較放開一點，心裏也安定了點。

然後，事情有了進展，Winston 告訴 Angelina 公司英國總部覺得有一個比利時籍同事適合接棒，那位同事也同意調任到 K 城過來，那位同事過幾天到 K 城，讓 Angelina 有約一周時間把工作交待給比利時籍同事。

聽到了好消息，Angelina 和我都很高興，那天晚上下班後我和 Angelina 一起吃飯慶祝，我們倆都感到像放下了心頭重擔，令人困擾的事已過，現在 Angelina 帶著喜悅去迎接新工作。

Angelina 簽了藝術中心的聘書，也定好了履新日期，我實在替 Angelina 高興。——能夠讓自己的興趣或喜愛的事情成為自己的工作，是一個莫大的幸福，很少人能有這種幸福的。

第三章

過了不久，我們帶著喜悅的心辦妥了婚宴，也註冊結婚了，為新居的籌備工作也完成了，只等待裝修好便入伙。

Angelina 開始了藝術中心的工作，她每次向我說到新的工作，眼裏總泛著神采，我知道她是喜歡新工作崗位的。當我見到心愛的人有好的際遇，我自己也感到愉快和安慰。

令人欣喜的事接踵而來，我們的新居可以入住了，那個周六 Angelina 和我拿著各種家庭用品，兩個人拿著大袋小袋的往新居去，新居樓下的管理員老遠見到我們，便知道我們是夫婦，新居入伙，笑著對我們說：「兩位住客新居入伙吧，該怎樣稱呼你們？」

「我姓 L，這是我的太太。」

「L 先生、太太，你們好，我姓湯，人家都叫我湯伯，我會處理一點簡單的水電維修的，有甚麼可以幫忙的，日後對我說便行。」

我們謝過，便乘電梯到新居去，踏入了新居，我倆不期然放下大包小包在地板上，大家擁抱起來。然後我們各自忙把各種家品放在合適的位置或櫃內，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才把各大小物件放好，我們累了便坐在大廳沙發上。

Angelina 說道：「Jacques 總監，為新居做家務辛苦嗎？」

我笑說：「再辛苦也值得。」

「你今天表現很好，我說過要做菜給你吃的，你今晚想吃甚麼主菜？雞、牛、豬，還是魚？有甚麼其他要求？」

「我想吃魚，其他的隨你喜歡的煮吧。」

那頓晚飯，Angelina 首先端出來的是法式洋蔥湯，做得很有水準，我的食家朋友曾告訴我，做法式洋蔥湯單是炒洋蔥便得有技巧地炒半個小時，我心裏實在有點過意不去——她做個如此費時間、考功夫的餐湯，就是為了我！我喝完豎起了大拇指，她看見了笑笑。

我以為今次她是煮西餐了，但她卻是做 fusion 菜，她端出兩個冒點白煙的食物盒子出來，主菜是日式鰻魚飯，隨著有兩道餸菜：蝦仁炒蛋和清炒菜心。菜式配搭顯然花過心思：鰻魚飯加醬汁味道偏濃，所以配以味道較清淡的炒蛋和菜蔬，一頓飯的濃淡配搭剛好，鰻魚飯很有水平，看似簡單的另外兩道菜並不簡單，菜和炒蛋都做得不油膩，而能帶出食材本身的鮮味，殊不容易。據我所知，K 城有個富豪聘請廚師，考他功夫時，考的是兩道菜：乾炒牛肉河粉和清炒菜心。乾炒牛肉河粉味道做得好不難，難在如何做得美味，而無坊間製作的油膩弊病。清炒菜心難在要炒出菜香，又要不油不膩。

Angelina 這頓飯無論在煮食的心思上和廚藝上，都是很有水準的，我對 Angelina 說：「你這頓飯做得好到無以復加，你的廚藝很好，做菜也有心思配搭，我敢說，你要是開一間菜館，自己做主廚，肯定生意會不錯的。但我知道你志不在此。答應我，下次做飯不要煮那麼費勁、費功夫的菜，其實，只要是你做的菜，我都喜歡吃，我實在不想見到你做一頓飯那麼辛苦，你明白嗎？」

「傻瓜，我這頓飯是特為你煮的，也是甘心樂意做的，我今天見你執拾這裏時，十分專注也沒皺眉，我便喜歡得緊，我知道有些男人回到家裏是大刺刺地，甚麼也不做的。我答應你，下次做飯簡單一點，就給你泡個即食麵，好不好？」我嗤的一聲笑了出來，她也笑了。我們跟著愉快地享受晚餐。

新婚後，Angelina 和我頗能融洽相處，我為此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卻常在內心祈求上天，希望我倆的感情能細水長流。——我曾聽說過一些頗早結婚的朋友向我抱怨：「過了蜜月期，大家同住了兩三年後，便開始覺得大家沒話題，常感生活變得苦悶，大家相對無言。」說真的，我不敢想像有這麼的一天，也絕不希望有這麼的一天。

管它吧，我決定繼續享受大家在一起的生活，不去想其他的。

一個周五晚上，Angelina 和我飯後在家閒著，忽然看見手機的即時新聞特別消息：「S 國發生政變，軍方夥同在野民族黨，已武力控制了 S 國的首都和總統府，接管了內陸和國際機場，並在大城市的各主要幹道設置路障限制出入……」我們感到非常懷疑：「網上新聞是不是真的？」然後打開收費電視，察看了 CNN 和其他新聞台的報導，S 國真是發生了政變，由軍人和民族黨接管，並已宣佈全國進入二級緊急狀態，所有企業暫時停工，人民除購買糧食、藥品外，不能外出要留在家中。

我趕緊發訊息給駐在 S 國的公司同事，和我在 S 國的生意夥伴，隔了良久，都沒回應，試打長途電話，都接不通。

Angelina 很快顯得憂心忡忡：「S 國是你管理牌號的重要市場，不知會有甚麼業務上的影響？」

我答：「我的心很亂，也不知道。」

那個周末，我們的消閒活動變得大為失色，因為我倆的心常在留意 S 國事態發展。我不想 Angelina 擔心我的工作，強裝鎮定的對她說：「事情要發生，憂心也沒有用的，不要為不可控的事情費心神了。」其實我卻思潮起伏、心亂如麻。

周一上班，一早就見到公司主席 Rick 向全體員工發的通告，內容大致是：「S 國發生政變，全國已由軍方及民族黨控

制，暫時各企業停工及人民須留在家中。公司已聯絡到駐 S 國員工，已盡一切可行辦法，安排接他們回 K 城。公司在 S 國的四家合資工廠，現已停工停產，亦停止銷售活動。大家若收到 S 國業務夥伴的有關消息，可通報各部門主管，由部門主管向我匯報。再有新消息會通知大家。」

我的下屬一一告訴我聯絡不上 S 國的業務夥伴，我感到時態實在不妙。

星期三，有新消息了：「S 國已解除二級緊急狀態，星期四起各企業開始復工，人民亦可上班及出外。」但 S 國頒佈了「國家戰略企業範疇」清單，清單界定了某些行業及企業有策略上的重要性，由國家接管，涉及的行業不少，與我們公司業務有關的是：「健康補充劑」（health supplements）、健康食品（health food）、環保電池（environmental friendly battery）。

這三個範疇，對公司都很重要，這樣一來，公司超過六成的業務被接管了。

消息一出，多個國家都對 S 國的政策提出抗議，指責 S 國的行為，違反了貿易原則和企業的私有權益。並陸續有國家共同表示會商議制定，對 S 國的制裁行動。過了兩周，開始見各國議定的制裁措施出台實行。我期望著事情會有轉機。

各國對 S 國的經濟制裁實施了約三個星期，S 國開始軟化讓步了，被 S 國接管的企業相繼復業，投入生產並按已有的渠道銷售，公司在 S 國的四家合資工廠也復工了，我們核實了消息，各部門開始忙碌起來，我們首先要確保復工投產的產品在品質方面，一定要保持一向的質量標準，也要分析 S 國各地對各產品的需求，按緩急輕重的處理各地的大量訂單，我們也決定了要聘用臨時運貨車隊，以應付大量的運貨要求。我心想，強盜似乎被打退了。

這樣事情復常後過了兩個月，駐 S 國的公司同事匯報了 S 國政府的最新動作：據 S 國四家合資工廠的負責人報告，S 國的官員在這兩個月秘密的為工廠的所有產品換了產品包裝，牌號也全改成了叫 GOOD 的新牌子，只是生產方面沿用現在的配方、成份及生產方法，但把產品放入改成新包裝叫 GOOD 牌號，然後售出市面。

換句話說，S 國把我公司的牌號 Great Health 的健康食品及補充劑，改頭換面放在 GOOD 牌號的包裝裏。

我想不到居然有這樣的事會發生，但據我管理牌號的經驗，消費者買一個牌號的產品，是因為他們對所用的牌號有一定的信心和忠誠度，要是他們一向購買的產品牌號暫時缺貨，他們未必會貿然購買一個不認識的新牌號，作替代了事

的，要不然各個環球牌號，也不必長年累月的花費資源，去推廣及支持品牌，去讓新舊顧客都能對牌號有認識，對牌號有信心。

這事發生了兩個月，在 S 國做的市場調查反映了消費者的反應：原來的 Great Health 健康食品「被消失」了。市場佔有率由 70% 跌至 2%。新面世 GOOD 健康食品市場佔有率約 18%。我對這些數字的理解是：Great Health 牌號沒有貨供應市面，所以市佔率跌至近乎零，市場沒有 Great Health 產品出售，約有 1/4 的顧客因而選購了 GOOD 的產品。

其實，GOOD 這 S 國的強盜牌號一面世，我們已迅速向英國總部報告，希望英國向 S 國施壓，但 S 國今次的強盜行為，只施行在英國及法國公司的牌號上，S 國顯然計算過，S 國和英、法兩個的貿易往來，只佔 S 國每年貿易額的小部分，英法兩國提出了抗議，並很快實行制裁，但英、法都不是 S 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對 S 國的制裁顯得毫無效力，改變不了牌號被盜的現況。

公司主席 Rick 發了內部通告，指出公司牌號 Great Health 市面供貨短缺，已責成銷售董事（sales director）Leona 努力透過進口渠道，向 S 國提高 Great Health 牌號的供貨量，以增加 Great Health 在 S 國的貨源供應。

我一看便知根本行不通，S 國用了卑鄙手段切斷了 Great Health 在 S 國的供貨，S 國會在進口渠道增加購買 Great Health 那麼笨嗎？Rick 只是做些事給英國總部看，顯示自己身為主席，有為此事盡力。我知道我管理的 Great Health，牌號前景堪虞，我的心情墜進谷底。

Angelina 也知道了 Great Health 牌號的困境，她也不知如何安慰我。倒是我怕她為我憂慮，我強裝鎮定的對她說：「英國總部、英國官方都出手了，現在除了靜觀事態發展，別無他法，不要想太多了，天無絕人之路的。」實際上我內心是憂慮到極。那夜，我良久不能成眠，凌晨二時許，我躡手躡腳的起床，不想吵醒了 Angelina，在廚房沖水吃了粒褪黑激素，然後才朦朧入睡了。

第二天，我再進辦公室已收到 Anders 的內線電話，說有事和我談，我步向 Anders 的辦公室，心想這次不妙了，我見到 Anders 眉頭深鎖，著我坐下後，自己關了辦公室的門，長長的歎了一口氣然後對我說：「Jacques，S 國發生的事令公司現在經營困難，情況緊絀，現在實在別無他法，要開源節流，公司被迫要裁減人手，很不幸，公司將要辭退你。Jacques，你一向表現很好，現在告訴你這消息，希望你儘早找其他工作，公司不會馬上辭去你，但縮減人手是三個月內必須實行的事。希望你早日能為自己找到退路。」我心裏明白，我處

理的牌號在 S 國已不能為公司賺錢，現在公司有困難，裁去我是很自然的事。

「Anders，我明白的，多謝公司的關顧，我會儘早找工作的。」

「那麼，Jacques，祝你好運！」Anders 看來一臉歉意，我想他現在景況也很困難，我默默的步出他的辦公室。

我帶著無奈回自己的辦公室，開了門，打電話給在獵頭公司做事的朋友珍妮：「Hi！珍妮，我是 Jacques，我想有機會的話換換工作環境，不知現在市況怎樣？」

「Jacques，現在市況一般，尤其是你那類高層管理人員，空缺並不多見，得花多點時間和看機緣，而且，老實說，你公司的薪酬冠絕全行，你要是轉到別的公司同一層次職位，最少薪酬要有百分之三十折讓，希望你明白。」

「珍妮，我明白，若有適合的工作我是絕對願意考慮的。」

「Jacques，我會替你留意，你待會把你的 CV 傳給我，有消息通知你。」

「好的，謝謝你，珍妮。」

「不客氣。」

珍妮說的是實況，我已不是基層管理人員了，合適的空缺不是容易碰到的，薪酬少過現在，也是必然的。

我只覺得前路茫茫，為甚麼我要落得這樣境況？我自問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也有上司的認同欣賞，卻讓 S 國突變令我面臨莫大困境，我將會被辭退，但我現在看不到任何出路！

我拉開了抽屜，把煙包封條拆了拿一根煙抽起來，我沒抽煙習慣，但為了公事應酬，我是懂抽煙的。有時太悶，我偶爾會抽根香煙。現在的心情，已不止是煩悶了。

我在吞雲吐霧之際，有人敲我的門，我開門一看，見到一個穿英挺黑西裝，穿白襯衣結黑領帶的男人，他約四十多歲，給我的感覺是神秘又帶著危險，為甚麼感到這樣，我也說不出原因。

男子用帶自信的語氣說：「可以進來嗎？我想跟你談談。」

我說：「請進。」

他進來後把門關上然後坐下，說：「我有重要訊息給你，我想還是關了門較好。」

我用疑惑的目光望他，道：「先生，我不認識你，請問你到來有何貴幹？」

「Jacques L 先生，你不認識我，但我對你有認識，你的上司今早剛告知你短期內會辭退你，你託獵頭公司朋友找工作，卻發現市況不太好，對吧？」

我沒有被他嚇倒：「你用高端科技偷聽了我和我上司的辦公室，我不會被你這些小伎倆唬住的。你知機的現在就離開，要我找保安員送你走時不好看的。」

那男人仍然鎮定：「L 先生，你稍安毋躁。我先自我介紹，我是地獄使者，英文名叫 Damen。我是有異能的，我還知道你昨夜不得入睡，凌晨兩時許要起床吃褪黑色素助眠，對嗎？我來告訴你，只要你肯和我交易，我能助你解決即將失業困難，你肯定有興趣知道的。」

「地獄使者先生，你只不過是把我家也盜錄了，你用的科技是高端的，但騙人的伎倆我一下便看破，你走吧，不然我叫保安員來的。」

地獄使者道：「我知你滿肚疑惑，也知你想查看有甚麼儀器在偷錄你的一切。我知今天是談不成交易的，我過兩天再來找你，你再細味我的話吧，我能幫你解決失業危機，並令你在公司更上一層樓，你不用付我一毛錢，只須為我做點事回報，考慮一下這交易吧！你要查找甚麼的，即管查看，你也不妨在家裏你覺得安全的地方，做一點只有你知的事，來試試我的異能的。好了，星期四再見吧。」說完，逕自走了。

責任編輯 林達昌

美術編輯 Dawn Kwok

書 名 非一般接觸

作 者 雲 彩

出 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發行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版 次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小說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8868-77-3

定 價 港幣 110 元正／新台幣 440 圓正

©2024 Red Corporation Limite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你與我，其實都需要真正去面對自己……
我誠意推薦雲彩新作《非一般接觸》。

—— Adelaide / 香港作家

一位青年才俊，身居跨國公司高層要職，
對生活有追求，對前景有盼望。

他事業得意，公餘時與愛侶沉浸在文學、藝術、音樂中。

過著豐盛生活的他，遭逢時勢劇變，
遇到人生嚴峻考驗，他會如何面對？

遇到人生險阻，努力化險為夷之後，
生活又是否圓滿？

本書主角由擁有美好生活，
到遭遇突變，他所經歷的，
會帶給你一次豐富的閱讀體驗。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pro}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 / 小說

定價：港幣 110 元正 / 新台幣 440 元正

ISBN 978-988-8868-77-3



9 789888 868773 >